四庫全書

史部

#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十三

宋　趙汝愚　編

## 財賦門

### 新法五

上神宗論青苗　　李　常

臣聞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繇伏羲以來治天下者未有不以仁守位

以財聚人以義理財者也知非仁不可以守位則凡法度之設號令之施苟不仁不可用矣知非財不可以聚民則夫家之衆鰥寡之窮食不足不可保矣知非義不可以理財則租賦之入斂散之方失其宜不可行矣自設網罟作耒耜至井牧田野十一而稅之其為法必本於仁其養民必厚於財其理財必主於義上下交足而治道成矣故孟子言為國必曰信仁賢有禮義然後有政事有政事則財用足然則政事不僉謀於仁賢不悉

由於理義則不可以行也理財用而不由仁與義則上匱而下窮矣故古之人曰王人者將道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後世聖人不作仁澤滅息暴君汙吏知厚上而刻下剥民以縱欲賦斂已重傜役已極不思公上用財之道日廣以自節損巧斂以求適志故自幽厲以來詩書所載莫不譏重賦懲過取主愛民以為言不患其不能益上而患其刻下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又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又冉求賦粟倍他日則孔子欲

鳴鼓而攻之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昔者夏桀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后世言暴斂者必稽之曰大桀小桀商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周厲王用榮夷公專天下之利秦收太半之賦竭天下之資以奉其政其後漢桓靈下至隋唐其悪政弊法尚足道哉此皆法度號令不本於仁租賦稅斂不要於義而不能散利保民以取滅亡敗亂之明效也臣實至愚粗分義理但知阜俗厚下恤鰥寡助乏絶為先王之道不知罔民欺

世事刻剥困生靈為治世之策而又愚昏不敏不敢以非義逆詐初不謂王安石以文學名世行義得君乃不本仁以出號令考義以理財賦而佐陛下為此病民斂怨之術詔命之始尚謂其誠有意於惻怛斯民稽古立法及其黨援掊克小人宣言取利分數方悟其略假先王之遺迹而志在聚斂臣始以朝廷好惡為憂而直議其法必不可行既而小大驚疑遠近騰沸日見其弊人得非之方是之時曾公亮陳升之趙抃皆位冠百寮身

輔大政首主厥議曾無執守臺諫官或以職事隔絶或
隂竊符同而四海萬里蒙毒莫訴陛下不以臣為不才
寘之諫爭之列不識欲其雷同結舌姑以備位耶抑亦
使其竭誠畢慮救正闕失也臣於安石雖有故舊之義
苟懷私而不言誰肯為朝廷言者今安石不思詩人刺
揞克所以斂怨易象著益下所以民悦與夫強恕改過
捨已從人之為君子之道而日與其徒吕惠卿等隂籌
竊計欲文厥過思以頰舌取勝公議寧復以社稷安危

為慮者切聞以正論者為同乎流俗憂國者為震驚朕師以百姓愁歎為出自兼并之言以卿士僉論為生乎怨嫉之口而又妄取經據傅會其說謂周人國事之財用取具於息錢而不知泉府實受廛人之五布臣考之周官凡周所以佐國用者有九賦斂財賄有九貢致邦國之用又以九式均節之太府以闗市之賦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

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而不言貸民之息待邦用者令曰周之國事取具息錢亦已罔矣上以惑陛下之聰明下以欺天下之耳目而貽笑後世可為痛悼可為太息抑臣觀周禮所以必貸民者蓋先王推至仁愛物回旋曲折之深意也所以使出息者不使其幸得而惰於業也周人井收其田野其六鄉使五家為比則有比長五比為閭則有閭胥四閭為族則有族師五族為黨則有黨正五黨為州則有

州長五州為鄉則有鄉士大夫六遂亦然其小大相臨
上下相察使相保愛使相葬埋匹夫匹婦受田百畝鰥
寡孤獨復有常餼又十一而稅之宜無一人不足者矣
唯死喪疾病冠昏之類乃其不幸而不得濟者間有貧
不能周於用於是命泉府之官掌其祭祀喪紀者有賒
而服田者有貸方是之時民日被上之仁愛上悉知民
之有無下如子之怙其父上如父之育其子鄉遂閭井
之間不足而貸者歲亦無幾人嗚呼先王之於民回旋

曲折之意可謂盡矣此所謂保民若赤子所謂無一夫不獲者也故孟子能具道平治時之事曰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歛以助不給又稱夏之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又知補助之仁不獨周為然也令則不然田無多少之限民無貧富之常吏不識其民民不信其上租税之入非賄賂不可輸也催科之嚴非鞭笞不能辦也税歛重數民畏公家如鳥獸之避網罟政令不一吏殘其民猶弋獵之待鳥獸離居散處非

有比閭族黨之相伍也非有胥長師正之相統也而又愚朞頑嚚不能遠計其貧下無頼習為逋逃之人知千百為羣十五為保執一紙之劵而空手得錢則不顧者亦寡矣及其出賄賂齎粮食與市廛慱易妄用之外實能持錢至其家而致力於畎畝之間者亦無幾矣迨其償也百畆之收二稅徭役之外有支移有折變有配買有和市有貸糧有麥本今又出青苗之本利至時不足則賣其衣食之資又不足則賣牛具又不足則賣田疇

又不足則賣妻孥或逃去鄉井或羣起為盜賊矣此臣前日劄子所以言雖一切取民便不免使其易於得財侈於妄費不計後日輸官之難而臨時迫蹙者也今取其願猶且如是况希合小人與畏罪之吏措置乖方者其為患百十倍於是與其貸於兼并者異也凡百姓所以貸於兼并者蓋皆其隣里近村之人其來貸也誠皆窮乏飢餓不得已者也苟可以適朝昏備農事則不徃貸矣其貸與之家亦皆日見其實為之絕素有誠信真

以贍妻孥資耕穫者也苟欲以侈口腹事飲博爲利陷法之事則不貸之矣以是觀之歲貸於人者亦無幾也然則青苗之法適所以悞妄費不思之窮民爾令法言利之卒所以病之也昔者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之上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以其人人而悅之也今爲法不免於人人而病之可乎又况志在於蓄積者乎今黨蔽掊克小人公言利息紛如而欲天下之吏不希合而强民臣不信也王廣淵者昔條例司稱以爲公幹才明

之人也前日使試義倉之法乃至邀遮齊州輸税之民使先詣義倉然後納税於是胥言民便其法臣恐天下官吏上畏朝廷下畏使者或事希合置二税而督青苗然後以鞭笞督其租賦蚩蚩之衆何以堪之臣恐不一再貸而天下潰矣古之人曰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猶鮮矣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方今税役苛重百姓空匱雖官廩有未充之憂公帑有不足之慮不思

節用愛人重本抑末而欲矯誣以射利譬猶割膚體以啗口腹其不可明矣昔魏文侯租賦倍於常日或有以賀者文侯曰今户不加多而租賦歲倍譬之反裘而負薪者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矣此善諭也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馬可不畏哉今陛下欲勸農桑興水利省傜役復常平此先王不忍之心也而獻議之臣直以此擾擾蔽惑天聽苟有志於朝廷社稷

者莫不以為憂勤也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詔天下悉罷青苗法謹擇轉運使而久天下縣令之任俾諸路各上十數年之間為縣而有績狀在民者稍易今不才之令而授所謂農田水利徭役常平之法使各講求施設而寛假之淹以歲月而考課其績則四海萬里無不被陛下之德澤者抑臣聞之昔魯欲用田賦季孫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曰若欲行其法則周公之典在若苟而行之又何訪焉臣之至愚

其惓惓之義深冀陛下鑒觀先哲之言究察受敝之俗決以獨斷罷於一朝別講治道垂福黔首儻姑取其聚斂之意苟而行之則臣言為迂踈僻滯之甚者而妄譏時政擅廢朝參數違聖旨罪釁大矣豈宜更使居位早行竄逐不勝幸甚熙寧三年三月上時為左正言

## 上神宗論青苗　呂公著

臣累具劄子言昨遣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吏不當諸路散青苗錢違戾元降敕旨未嘗施行臣聞易曰說以先

民民怠其勞又曰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自古有為之君未有不先人心而能立事者也亦未有嚮之以朝廷之威勝之以頰舌之辯而能終得人心者也陛下以聰明睿智之資承祖宗積累之後方其未有所為四方已自欣戴至於今所施設其事乃至淺末然而人情洶洶如此之甚則致之不為無由陛下固宜審察主議之臣乃以為流俗浮議不足卹臣切以人心惟危聖人所畏難安易動今日為甚若不幸有姦宄之謀窺伺間隙則於

陛下威德必有所沮不可挽也且今之所謂豪俊多才布在顯要皆陛下與執政大臣平日所共精擇然而不謀同辭皆以此舉為謬豈有平日所謂賢者今則皆盡不肖由此觀之亦不可概謂之流俗浮議也借使朝廷處置皆已盡善尤當反覆惟慮求所以附順人心況今日紛紛實自朝廷致之且如轉運使提點刑獄官皆陛下選掄委以一路豈有一路之政皆所倚辦獨此數事不可信任縱其人不可任自當亟罷其職别擇能臣苟

以為可任又不當别置提舉官此諸路監司所以離心者也况國家制法本欲便人然而使人心違怨一至於此尚曰善為政乎臣切覩陛下每延見羣臣講求政事常欲曲盡物情期於公當兼令來衆人所議實係國家安危若向去人情益擾陛下必不能力主惟是不遠而復庶幾害不及民况臣之所以區區者亦不獨惜此一事誠恐人心既已乖離陛下之志終必疑殆則向去朝廷難乎復有所為伏乞檢會臣累奏早賜施行熙寧三年三月

上時為御史中丞

# 上神宗論新法

張戩

臣竊以天下之論難掩至公在於聖明動必循理無適無莫義之與比昔建議謂便而試行之今已知有害而改罷之是順天下之心而成天下之務也昔非今是何憚改為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又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大易之義貴於隨時陛下何利之求惟義而已今則衆意乖戾天下騷然而王安石尤欲飾非所持甚隘

信感憸人力排正論此臣所以在於必諍雖死輒爲義或難從勢無兩立也熙寧三年三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神宗論新法　　程顥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未蒙施行臣切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葢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係乎事始衆心暌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和叶則所爲必成

固不可以威力取强語言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為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駮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動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切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興情大鬱衆論益讙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萬方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

之仁況糶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熙寧三年三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上語及程顥疏安石曰顥至中書臣略論以方鎮沮毀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謂之疏駁大臣章奏顥乃言大臣論列事當包含此言尤為害理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則是縱使邪說誣民而令詔令本意更不明於天下如此則異議何由帖息

上神宗論青苗　孫覺

臣昨自出貢院即具奏聞青苗新法中外人情不以為

便此宜聖衷早有所定如或遲遲不議更改即將為國
生事矣蓋臣愚忠以謂陛下上承祖宗之重兼有四海
之富即位三年德澤未施於下而託惠民之虛名收取
息之實利本末舛錯施置失當號令二三而中外益疑
傅會經義而更成穿鑿以至大臣離心議臣扼腕近者
建言而求去遠者抗章而請罪如此持久不已內外之
言和附為一則陛下之法將格而不行誅之則不可勝
誅不誅則法令廢而威權奪矣今建議者但欲法之必

行而不顧遺患於後臣嘗謂陛下當以朝廷為心而無所偏則利害可一言而決矣異時諸路轉運使若范純仁之類必不肯行新法以應提舉官之命諸路安撫知州若韓琦之比必不自奪其議以徇制置司之欲諸州知縣若姜潛之流必不肯隳其素守以遂管當官之私諸路之中有一人二人為此者時議必翕然稱之矣好名者喜於立異中人又恥於不逮人人相慕而為此則陛下之法廢格而不行矣不知陛下將比比而誅之耶

亦考其是非而行法耶若將考其是非則法有情願之文人不情願者我何敢強如此法不得而加則其勢必折而不可久以不可久之法加之民而不便之實又見於一年二年之後不知陛下何憚於速改而必待其自壞耶法至于自壞則所損於天下者豈少哉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荅反其敬今日之新法雖有善意然而人不親也不荅也則亦宜自反而已矣傳曰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臣愚區區於今

日者正類此矣伏望陛下留神采納熈寧三年三月上時為右正言權修起居注是時知陳留縣姜潛之官纔數月青苗息錢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錢獨得不散府寺疑潛壅令使其屬案驗一皆如令潛知必不免稱疾去官

上神宗辭免體量府界青苗錢

孫覺

臣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指揮同府界提點并提舉常平廣惠倉官於府界諸縣體量近散青苗錢係人戶情願請領或追呼抑配臣聞府界之民居近輦轂狃於幸恩

曲赦夏秋二稅貸糧之類蠲放倚閣歲率有之故水旱災傷一二即已放免七八矣今青苗本錢雖聞多已俵散然其人情循習故常冀幸終見蠲免故雖請錢之初未見其害然催納之際必致鞭笞朴撻然後事集此必然之理也故府界之縣十七開封祥符戶口略等然開封所散止三千餘緡而祥符及三千餘貫以此推之足見諸縣有能體朝廷之意以贍卹貧弱為務而又憂失陷之弊將來催驅難以辦集者則所給散當有節度也

至於陳留不散一錢此又見百姓其實不願與官中交關非風諭召集則未有至者況大戶本不闕乏徒以官中散錢使之保識下戶不敢不請下等細民多利得錢而又患無保識或有保識而所請不多道塗之費給散之擾十已耗其二三而下戶所有之田不能百畝所出幾何而租賦之外更納青苗錢或至數石則所餘無幾矣若官許納錢迫以期限則麥價大減又當賤糶以價償官矣如此則下戶一歲之收曾不補其所貸況府界

積年貸糧舊欠四十餘萬石而去秋所催纔及七十餘石麥租等錢一萬二千餘貫去秋纔納六百餘貫以此見府界之民狃習恩貸其給甚易而其斂則難也今聖旨指揮乃令體量人户情願請領或追呼抑配則臣前所引開封三縣其情可見矣況臣前後論列皆謂法不精所請使者非其人故屢引作俑之說以明將來之害今聖旨乃使臣遍行諸縣又與提點提舉等官連書聞奏諫官備耳目之任凡所聞見得以開陳必欲按實罪

狀正所謂干礙之官臣聞古者設官有言之者有行之者故言者不責其必行行者不責其能言臣備員諫省以言語為官矣其又能一二以行之乎伏望聖慈察臣區區之志臣之所言是邪則願陛下采而行之所言非耶固不逃於誅譴所有體量青苗指揮望賜寢罷謹具狀辭免以聞

熙寧三年三月上初曾公亮陳升之趙抃等皆以為開封府界散常平錢實有抑配

上欲遣李常吕惠卿出案其事公亮等以為不可乃已既而朝廷士大夫言抑配者十八九上復欲遣覺升之又固爭以為不可且曰覺不肯行王安石曰覺雖懷姦見事遲不為人所說諭則宜肯往上曰覺近在此朕令

召問之公亮等奏事退至中書上批適已面諭孫覺極喜奉命遂詔覺同開封府界提點提舉官體量有無抑配以聞既而張戩等言不當遣覺覺亦奏疏辭行上批覺上殿稱敢不虔奉詔命即日治行今乃反復如此付中書劾問已而王安石獨對言直可責降不須劾問初欲落修起居注令歸館供職安石謂不如與一小州或軍遂有廣德之命

## 上神宗論不宜輕失人心　呂公著

臣竊惟祖宗承五季之亂撫有天下其間法度草剏固亦未盡及古至於臨下以簡御衆以寛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則漢唐之盛無以加也是以有國百年民心欣戴

雖凶年饑歲流離至死而無有背叛之心者良以仁恩
厚德深足以固結其心唯是日月既久事或有弊此陛
下所以臨朝奮然思欲懲革然而設施措置未得其術
纔及一二末事頗已咈戾衆心是以内外乖離人人危
懼切以祖宗以來所以深得人心者艱難積累固非一
日今豈可以二三末事輕失其心人心一揺未易復收後
雖有善政亦難行矣況上下危疑之際難安易動此臣
所以為寒心也伏望陛下仰思先烈俯察物情凡所施

為務在仁厚無致近薄以歛衆怨則人心悅而天意從矣熙寧三年三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神宗論新法乞外任　呂公著

臣近兩具手奏為前後論事不蒙朝廷施行及多病早衰乞補外郡或管當南京留司御史臺一次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允者臣切以臣之事君不可無義君之用人亦宜以禮臣雖愚陋陛下過聽以為御史中丞居言事之長若朝政不致乖戾於國體未有所損則豈敢輙

有奏述遽言去就唯自權立制置條例司政出多門名分不正故識者皆已憂之然臣當時亦未敢再三言者猶冀因此或能有所興立自添差提舉官四五十人頒青苗法於天下條詔紛糾自相違戾人無智愚莫不譏議而廟堂之上欲必以威力勝之以至凌轢舊臣沮折言者聚斂之志形於四海奉公憂國之士莫不懷憤切嘆臣既當事任義不容默是以累求進對連上奏封反覆開陳冀欲寢罷陛下雖心知其然依違終未能决臣

言既不從又不能引避則事君之義豈不虧損或朝廷未賜矜從臣所請固不敢已直俟譴悉積深方行譴責則於陛下用人之禮得無過差况臣疲病之質不能堪任顯職伏乞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熙寧三年三月上

上神宗乞罷條例司及提舉官

趙抃

臣近以制置條例司遣使四十餘人馳傳天下人情驚擾物論諠譁累具奏陳并與宰臣等數嘗面奏乞罷諸

路提舉官屬其常平等事一切責成監司信賞必罰孰
敢慢者而王安石强辯自用動輒忿爭以天下之公論
為流俗之浮議順非文過違衆罔民近制置司所差官
如張次山吳師孟范世京等七八人懇辭勇退唯恐不
得所請夫要職顯任人之所欲彼不願就者蓋知事悉
乖戾不敢當之昨日安石再舉西川福建提點官四員
其復如此而欲止煩言是所謂惡醉而强酒也近臣侍
從臺諫官力言制置司不便司馬光因罷樞密副使之

命中外人情莫不驚駭李常家居待罪多日孫覺張戩程顥三人各與安石論列於中書又悉嘗上殿乞罷言職今日呂公著范鎮俱請郡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以言乎財利於事為輕而天下之民心得失為重以言乎提舉官於體為小而禁近與耳目之臣用捨為大矣今夫不罷財利而失天下民心是去重而取輕也不罷提舉官而棄禁近耳目之臣是失大而得小也今中外人情洶洶如此更乞酌事之重惜體之大罷其輕者小

者變禍為福易於反掌爾熈寧三年三月上時為祭知政事初王安石家居求去上欲罷青苗抃乞俟安石參假自罷及安石入謝持之益堅抃大悔遂累具論新法不便且乞罷遂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

上神宗繳進擬御試策　蘇軾

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切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德廣大中外歡悅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為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

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切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係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詞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

微則國隨之非復詞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載所聞見將以推廣於聖言庶有補於一二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熙寧三年三月上時為直史館判官誥院

擬御試策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

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觀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衷邪正之黨已二其聽功利之說以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為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

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
事得其序臣以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為顛倒
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
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
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
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
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
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

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可謂萬事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若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丙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宣帝以為意輕

丞相終身薄之令政事堂忿爭相抵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畀不計强弱理之所在則成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

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豈

如嬰兒鳥獸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謹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謹重則屢作屢成不唯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唯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一經大變則憂沮喪

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謹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乃者横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歷以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内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不敢復言之也由此觀之則横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

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率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智勇此萬世一時也羣臣不能濟之以謹重養之以淳朴譬如乗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

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鬯茂鳥獸魚鱉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為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為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免首菽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

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令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息衆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東漢黨錮之法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

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必甚於今日矣欲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是出於荀卿荀卿好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辨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三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

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大治使一日未安陛下將變令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不叛耶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悞陛下至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矣所以誅羣飲者以為其意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

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捄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

德可以勉强而能唯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也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

其治疾也有剖胃决脾洗濯肺胃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陛下覩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

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悞社稷歟華陀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

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
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榮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
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言之臣以為
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因其時而不可知
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
戒之戒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
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
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

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恱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令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此等歟臣願攷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恱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榮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詩

曰百人之聚未有不攻而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税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忠蓋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熈寧三年三月上上以軾所對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軾亦高才但所學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黜之曾公亮曰軾但異論耳無可罪者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十三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十四

宋　趙汝愚　編

財賦門

新法六

上神宗乞不分析青苗虛認二分之息

李常

今月十九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分析甚處州縣

使善良避結納之費虛認貫百以輸二分之息聞奏者

右臣伏以諫諍之官為朝廷耳目事無大小皆許風聞

以言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備位諫省臣所論青苗錢事

蓋為立法不良為害甚大不蒙省納寢罷乃令分析州

縣所在是謂不正本而攻其末者上失朝廷設官之意

下廢愚臣職業之守必以臣智識不明言事無狀則重

誅遠屏臣何敢辭所有分析指揮不敢奉詔況臣居家

待罪為日已久屢違詔旨不供職伏望聖慈早賜貶竄

以戒狂訕之臣熙寧三年四月上時為右正言先是常言散青苗錢毒流四海事至悉上問李常疏如何處置王安石曰常言善良有不納錢只認二分之息者可令常分析是何州縣如此魯公亮陳升之皆曰諫官許風聞言事豈可令分析上曰衆議洶洶如此有何意安石曰緣大臣或能内諷臺諫外結方鎮則不患無衆議也公亮曰安石為執政亦見執政諷諭諫官乎安石曰臣豈能知此但正人即不可諷邪人則何所不可公亮曰安石但欲已議論勝耳卒令常分析

上神宗論青苗　陳襄

臣聞臣之事君有犯無隱夫犯顔忤旨以取君父之怒豈其所欲哉蓋義有可言而不言非愛君之道此臣所

以昧死而不敢隱默者也臣近以青苗之法騷擾不便欲乞寢罷以安人心未蒙俞旨施行陛下聖性聰明固已曉然開悟但以王安石執議不變重違其情物論喧然不加聽察事之可者則置而勿問其不可者則無所不行豈非條例之臣為自安之計巧為飾說誣罔聖聰近者韓琦上言以河北俵散青苗錢立定貫百均與等第人户比之他路獨取利息三分顯是提舉之官違條抑配而朝廷並無黜責琦之論列足以知其非便而特

寖不行呂景以畿縣之民逋負官物尚有五十餘萬不宜更與預支實慮虧陷官本而却令取勘夫擅行抑配者既無罪黜則掊克之吏無所不至不恐為搔擾者反蒙按劾則民之司牧何所措其手足哉故臣前曰此法一行騷動天下正謂此也陛下近以司馬光為樞密使中外翕然皆以陛下知光之言為是而悟制置司之為非今復遽然罷之者豈又以光言為非耶必以其辭而不受也然則光之所以不受者以陛下不行其言爾知

其言而不用猶可以去又況有所受命乎如欲用之行其言而已矣何吝而不為哉輕進退於大臣失孚號於天下非所謂令出弗反之義也李常職在諫官既聞中外之議不敢不言事雖不實誠亦符之輿論況國家舊制自許風聞言事若令分析是欲使其必去將以杜言者之口恐非所以待諫臣之體而廣言路之道也凡此數事雖聖慮一時之失豈非聽者之誤乎禮曰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亦在陛下追

而正之爾書曰改過不吝湯之德也自陛下臨政以來事無過舉唯用安石然後有更改之暴聖人施為自有法度合於道者取之不合於道者去之任天下之羣才取天下之公議堯舜三王之治可以指期而至又何必徇一士之曲議以貽黎元之患哉所有制置條例司如有可行事件欲乞只歸三司相度施行青苗之法早賜停寢則天下幸甚熙寧三年四月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神宗論青苗　鄭獬

臣竊見青苗之法朝廷非不丁寧不欲强民而使其自便也故臣奉行亦不敢强以率民榜於諸邑召其所願請至於累月而無一人至者此非其所願也明矣常潤蘇秀類皆如此近自提舉官入境所過諸郡方以次支散且將及於杭杭民聞之皆相告以為憂張榜累月而無一人願請一日提舉官入境則郡縣更相希合舉民以與之此非强民而何是豈朝廷立法之意兩浙方今荒歉處處食糟温台大疫十死七八將来豐凶未可知

兼為增和買絹及置場市絹商賈阻絶物價不登若更散青苗錢則取於民者毋乃太甚乎民得數百錢隨亦費盡不計後日之輸納茍納之不足陛下若貰之耶必期於盡取也必期於盡取則非酷吏茍法不能行於是鞭撻禁錮以督之則將見撤屋廬賣妻子計甚窮則弃鄉里而逃矣當此之時陛下安忍以饑羸之赤子加鞭箠以求債耶若緩而不理則是朝廷無故捐數百萬緡於糞壤間虧損國家亦非細故是未覩青苗之為利而

其害已如此宜其天下之致論多也臣初不敢論奏者以臣在杭必能為陛下守立法之意不敢强民以徇時今既易守青州方將去此而提舉官到且與諸邑合議而行臣實不忍杭州之民將有無辜而陷刑綱者所以不能自已也伏乞陛下指揮兩浙路如已支散處則依條施行未支散處特賜寢罷庶使一路疲民遠沾聖澤

熈寧三年四月上時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杭州徙青州未行

上神宗論青苗　　文彦博

臣位忝三公職當論道事有所聞深虧聖政默而不言則上負陛下眷倚之重近日以來中外諠傳以諸路散青苗錢深為不便臣比不知本末今訪聞知其由深可驚駭不近人情有玷聖化無甚於此臣謂此事豈可不達聖聰皆云朝廷主張及諸路所差之官承禀風旨感福州郡故無有敢言於朝廷者臣曽見河北轉運司牓開析提舉常平官約束條目云所散青苗錢每十户以上結成一保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户充甲頭此乃是

恐向去收納不足勒令上户填納又欲散與坊郭人户其錢不得過抵當家業所直價錢之半且謂之青苗錢却支與坊郭户皆是廣圖利息不顧理道茲豈常平散斂之舊法朝廷救濟之本意此法於鄉村之民行之以待夏秋成熟折還斛斗絲帛即謂之舉放若秖令納本利見錢即謂之課錢將新抵舊遷延歲時諸般折還未嘗了足以其有利債負官司不許受理今乃官自為之從古以來未嘗有此豈當聖朝而公行此法殊乖理道

況聞鄉縣之民有窮迫之甚者即皆願請錢一時聊濟
窘急向去必難填償此乃下民從來常事州縣既以逋
欠必須散行催督追呼笞責何所不至兼聞州縣之民
尤有積欠稅租貸糧并預支紬絹錢數甚多將來一併
催納何由取濟所散官錢又成積欠提舉之官徼其旌
賞務成功利剌下媚上何恤於人州縣承風不敢申理
臣恐緣此煩擾必致興起事端所有提舉官乞下本路
勘驗事狀特行朝典以戒非理聚斂之臣書曰殷鑒不

遠在夏后之世臣不敢以遠事證之且以唐開元末用宇文融楊慎矜王鉷等二十餘人建中初用趙賛陳京之策百方裒斂剥下害民歸怨于上當時執政議臣以姦佞結黨以財利媚上方被寵信不敢指言其非唯張説陸贄苦言之不蒙聽納仍遭踈斥馴致禄山涇師之亂鮮不由斯禮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信不誣矣方今朝廷清明表裏無事以天下之廣財賦所入比之祥符以前其增有及倍者亦可謂無遺利矣若以

用度稍之自當減節冗費省罷不急之務不作無益之事濟之以儉示民不奢百姓自足君孰與不足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之謂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視開元之末與建中之初所用宇文融楊慎矜趙贊陳京之法治之道耶亂之事耶茲固不言可知誠可為聖朝之商鑒近時以来中外臣寮上言興利者甚衆大抵希時幸進妄作者多徒自紛紜必寡成事伏願一切罷之唯内外計臣尤須遴選州縣

長吏得忠愿廉謹之人臺閣近臣無憸邪朋黨之士則不治自治太平可期陛下可以垂衣端拱而化成矣臣愚不識忌諱發於至誠冒昧以聞伏增惶懼隕越之至

熙寧三年上時彦博為樞密使累言青苗不便上曰吾令中使二人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彦博對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閹乎王安石每有中使宣召及賜予所贈之物必倍舊制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因能固上之寵上使二人潛察府界俵錢事還言民皆情願無抑配者故安石行其法益堅

上神宗論新法不敢赴臺供職　張戩

臣近乞罷制置司及諸路使者并言散錢取利為害及

王安石處事乖謬專為聚斂好勝遂非狠愎日甚吕惠卿險薄姦凶尚留君側而曾公亮陳升之趙抃等心知其非依違不斷觀望回避顛危莫扶及臣識昧知幾言乖悟主均為得罪乞正嚴誅等事並未施行今大惡未出横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擾臣自今月十二日以後更不敢赴臺供職居家待罪熙寧二年四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既上疏又詣中書力爭辭氣甚厲安石怒戳遂落職知江陵府公安縣

上神宗論新法乞降責　　程顥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易簡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至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為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大臣實無大計用賤凌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可行者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

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揺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熙寧

三年四月上時權監察御史裏行由是罷為權發遣京西路同提點刑獄

上神宗辭提刑　程顥

臣伏蒙恩差權京西路提刑已瀝懇誠不敢祗受顧從竄謫日冀允俞不避煩瀆輒再陳請臣出自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寘在言責伏自供職以来每有論列唯知以

憂國愛君為心不敢以揚已矜衆為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常指陳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為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敢為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臣學術寡陋智識闒踈徒有捧土之心曽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陳時政之失併論大臣之非不能裨補聖明是臣曠廢職業既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須使臣粗知廉隅必不敢蒙耻顧就如或見利忘義

覥面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朝廷紀綱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死請伏望陛下開白日之照厲嚴霜之刑投諸荒陬實所甘分

熙寧三年四月上上謂王安石曰人情如此紛紛柰何安石曰陳襄程顥專黨呂公著都無助陛下為治之實今當邪說紛紛之時乃用襄知制誥顥提點刑獄又稱其平正此輩小人若附公著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利皆歸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獎用何為肯退聽而不為姦乃以為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

上神宗論王安石　　李常

臣聞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臣自惟狂瞽冒拂天威固已數矣然其縷縷之誠所以不已者切服大易之義知有犯無隱不知其身之可保也然臣非不知朝夕蒙誅不忍輒有伏藏不盡之意為無窮之恨請一二陳之惟陛下裁擇臣伏見陛下即位未幾起王安石於江湖之上曾未數對遂參機務方是之時中外相慶以為三代之隆可以立俟也安石乃首建制置三司條例天下之人始議其身任大政而專有司之事然善士猶或恕

之謂其先公家之所不足將佐陛下以仁義理財賦節儉先天下交物以道奉養以禮重損浮費圖實廩庾凡教化之事猶有待也已而立均輸之議造青苗之法天下之人固已大駭而善士猶未之深議謂其志在便民均一有無遠希先王補耕助斂以為於理無嫌及降詔取利牽合經㫖謂周公資用於國服之息利害已白而持之不改雖善士不復以為是直謂其誑惑朝廷愚瞽海内所以議論交起不可抑止者其故何也義與利之

為道異也始稱倣古以行義故君子猶或恕之終則不
顧以嗜利雖衆人莫之與也及發七難以拒言者其辭
迂其理僻天下之人益知其所存盡於此不復有義理
之實徒欲文過求勝豈以生靈存亡之命社稷安危之
機為計哉今條例司於浮費無所節損日造罔民之法
均輸官不能通天下之有無百端以射利提舉官奉青
苗之令納民於困窮陛下固嘗謂溥天沸騰黎民騷擾
矣夫政莫酷於刻民以無度禍莫大於知過而不改古

之所以亡國喪天下未有不漸於此者噫今日之弊豈難濟哉改之而已昔者周公蓋有過矣孟子曰其為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孔子則自訟其過矣曰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又曰過則勿憚改又曰過而不改是為過矣安石不知慮此陛下又從而不悟何也臣亦略聞其所以遂非而不改者有三焉不堪怨仇與士大夫之所譏議而不改一也狹中自信悅諂諛惡誠直遂不以為非而不改二也憑依小人日滿其門進

退榮悴繫於事之興廢競為諂辭以悅之忿言以怒之使其持之益堅期於必勝不問義理之所在因以不改三也此三者皆安石自為也所以受斂者陛下之百姓也所以當慮者陛下之社稷也此臣所以竊為陛下惑也陛下仁明睿智早聞道要未壯御宇享祖宗久安之基視圖按籍惻然悼黔首之未乂延見卿士慨然歎人才之不足方欲盡收天下之英俊共講平治之術創為可繼之業今乃相與守區區之弊法又欲卿士大夫阿

意順旨而奉行之其不然者從而竄逐之非獨安石負
陛下任使之意陛下亦負天下所以用安石之初心矣
臣不知陛下甘其所以得利而力行之耶徒悅其順適
心意而惡違忤之耶抑曲徇安石而苟為之耶臣請陳
此三者凡苛朘巧削之不可臣前論列多矣不待再講
而後明也今陛下深居九重豈盡知百姓之困苦謂其
比戶溫飽倉有餘粟篋有餘帛可以任權數而採取之
耶四海一家皆陛下之赤子而欲效管仲以千里之齊

罔鄰國之人耶又況術踈策陋為之輒有後灾乎方今中下之户農桑之所得纔足以輸税者往往皆是也歲惡不入不食草根木皮者寡矣尚恐以巧歛之法而虐之乎今陛下甘其所以得利臣姑以利言之凡百姓之有兩税猶人之有終身之病也夏税之輸常至九月十月秋税之輸常至明年四五月秋税未絶夏税又起催矣每催理不足縣令懼踰限之責必強人吏代納然後以鞭笞追還之非為令者懈慢不職民貧不可以迫遽

取辦故也兩稅病民如是青苗錢又可及時以斂之乎

且十八路之廣一歲之間必有三路罹蟲蝗水旱之災

者則其逋亡倚閣失陷之數不為少也又況不幸遭大

饑饉捐瘠流離起為盜賊所謂本利者復何有哉假如

一歲貸錢千萬為利纔二百萬臣恐二百萬之利不足

以償失陷之數尚可望其息錢以資國用耶且以利言

之不足以得利較然甚著矧悖義傷化殘民害物斂怨

召亂不可一二道哉陛下雖甘其利而力行之其無益

可謂明矣今朝廷患財用之不足未聞陛下以節儉先天下而一宫殿之費或以百萬計一宴遊之費或以數萬計而欲錙銖取於困窮之民偏聽獨任非順適心意之言不取又將悉誅而去之是欲上下雷同小大阿黨而無一言異者陛下謂如此為朝廷之福耶非也孟子曰入無法家拂士則國常亡又稱文王之德者曰以謂吕凡古之所謂衆賢和於朝與舜命九官濟濟然和之至者非雷同阿黨能順適人主之心意之謂也昔齊

景公謂梁丘據曰據與我和晏子曰是同也非和也公曰和與同異乎曰和如羮焉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古之君臣以獻可替否為和非雷同之謂也君臣之間既不可雷同如此卿士大夫進則陳力就列退則游從講習又可得而阿黨哉周公之事召公嘗不悦矣孔子之舉子路嘗慍見矣子夏之言子張嘗不取矣昔趙宣子用韓厥為軍司馬厥戮其僕宣子以為可賀左雄

薦周舉為尚書舉劾其罪雄自以為知人呂公著孫覺
與王安石皆平日相友善之人也豈欲一旦遽相絶哉
蓋朝廷之事不可以私好廢公議不得以枉道為阿黨
也是朝廷之所樂得安石所當願聞也前日孫覺之奏
詔出按非以其法為可行也已而避免豈有他哉直以
為不俟往而知其法不可行也陛下原其心為有罪者
耶呂公著陛下任為御史中丞矣臣雖不知其言之詳
然禍亂之機危亡之漸御史中丞且不得言孰得而言

者今摘其造辟之言以為罪臣恐上下顧避大小觀望交事鉗默陛下聰明不復廣矣陛下雖罪孫覺為反覆公著為誣藩鎮天下之人皆謂陛下為其忤㫖又為其忤安石之意也儻陛下之意皆不為前所陳二者姑欲曲徇安石而茍行之則復有大駭深憂者安石狹中自信寖違義理以必行為期以取勝為事無復以生靈之存亡社稷之安危為念凡異己者必致之罪而擠去之同己者無問能否而進擢之臣不知陛下負扆南面傳

祖宗百年之業而揔四海九州之命為其遂非角勝之資以慶賞刑誅之柄為其立朋報怨之具深為陛下不取也近者司馬光移書安石條例之司常平之使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係安石之一言爾誠如光言則是行與否雖陛下不得專矣況安石忽事而輕信徒有忿克之心因其性蔽而陰導之者呂惠卿也今安石喜怒好惡事之用舍唯惠卿之聽則是生民

之憂樂國家之安危亦不獨係於安石之一言又係於
惠卿矣嗚呼古之陪臣執國命政逮大夫者豈異此也
司馬光固非狂悖不思以出此言也陛下將不以為慮
耶噫社稷大寶也生靈重事也蓋不可忽易守也昔詩
人傷周室之大壞不過曰曽是強禦曽是掊克曽是在
位曽是在服陛下試察此四者於今為少耶詩曰不自
為政卒勞百姓又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臣願陛下燭
之以獨智斷之以心術博取輿論曲循至理純取先王

之道改謀長世之策無為盜言之孔甘殘弊百姓以階亂豈獨臣之幸社稷生靈之幸也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蓋言智者察於未萌明者見於未形不使無可柰何之悔至大駭而後圖之也臣鄙野之人分甘貧賤自去夏以来四乞外任不蒙俞允誤被責任復不獲避自顧狂妄譏訕為多今復發憤瀝悉肺腑愚直之誠期死而後已設陛下終不以其言為然願懲任使之失早賜竄戮不勝幸甚熙寧三年四月上時為右

正言

上神宗乞自擇臺諫　　司馬光

臣切見近日臺諫上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害民及呂惠卿奸邪者率被責降或更加以惡名如呂公著告辭云乃誣方鎮有除惡之謀中外聞者無不愕駭切惟朝廷之意無他止欲懲戒來者使不敢復言耳國家置臺諫官以為天子耳目唯恐政事有闕失百姓有疾苦大臣專恣左右奸邪天子深居九重不能得聞故也今臺諫

官稍有懐剛直之志畏天下公議憂念朝廷哀憫百姓
忤犯大臣剌譏左右者陛下輒罪而逐之更使大臣自
擇所親以代其任萬一又為公論則又逐之是必得庸
懦阿諛不知㢘恥附下罔上背公死黨之人然後止耳
若言路皆此等之人則禁闥之外陛下耳目之所不及雖
有至大之事陛下何從知之如此豈宗廟社稷之福也晏
子曰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若以水濟
水誰能食之今陛下使大臣自擇臺諫官大臣又取同

於已者存之異於已者去之則陛下獨與大臣為天下足矣何必更置臺諫官也且條例司之害民呂惠卿之姦邪天下之人誰不知之獨陛下與王安石未之悟耳豈可更為之黜逐臺諫以長其威福成其氣勢臣切為陛下寒心今臺諫官已被逐者臣不敢留唯願陛下自擇公正剛直者布之言路以明四目達四聰勿使為羣下所欺蔽則天下幸甚臣受陛下過分之恩不敢塞默雖死仇怨之手猶賢於竊禄偷生者也熈寧三年四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神宗論青苗　陳襄

臣近以青苗之法擾民為害欲乞寢罷其制置司立法之誤中外言者已詳臣故不一一論列上煩聖聽但以方今天下生民凋弊財力殫竭二稅之外更有無名科率何啻十色有餘若復俵散青苗錢實恐民不堪命陛下以至仁求治凡欲更張法度皆以為民安有取民脂膏以為貸息而謂周公太平已試之法哉陛下之心必不為此然則天下之人皆知誤陛下者王安石也誤安石

者呂惠卿也以陛下聰明觀天下之論議其法利害固已灼然可知柰何安石持强辯以熒惑於前惠卿畫詭謀以陰助於後加以反覆比周之小人隨時觀望平日公論則舉知其法之非一揆於利則又言其法之是此雖陛下之至聖不能無惑雖臣等之至忠亦不免指為朋黨也近者諫官李常以言事待罪尚令分析孫覺以奏對反覆落職外遷御史中丞呂公著而下皆以不職為言乞從責降而臣獨區區未敢以請者尚冀犬馬之

誠一悟聖意許以青苗之法下議百官如臣等之言非則甘從遠竄以戒妄言如臣等之言是則安石惠卿亦乞特行貶黜以謝天下熙寧三年四月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既而有旨名襄試知制誥於中書襄以言不行辭不就試乞補外王安石請用為集賢殿修撰陜西轉運使命未下上批别進云遂罷知雜事為同修起居注

上神宗論青苗　　歐陽修

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稱不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能究

述利害茍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有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至煩聖慈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申諭中外以朝廷本為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搢紳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諭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分此孟子所

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只令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蓋二分之息以為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之於民所得不多耶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

一臣檢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凶歲常多今所

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爾若纔遇豐熟却須
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歳矣至於中不熟之年不
該得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者或人户無力或頑
猾拖延本料尚未送納了當若令又請次料合倲錢
數則壓積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户遇災傷本
料未曾送納者及人户無力或頑猾拖延不納者並
更不支倲與次料錢如此則人户免積壓拖欠州縣
免鞭朴催驅官錢免積欠失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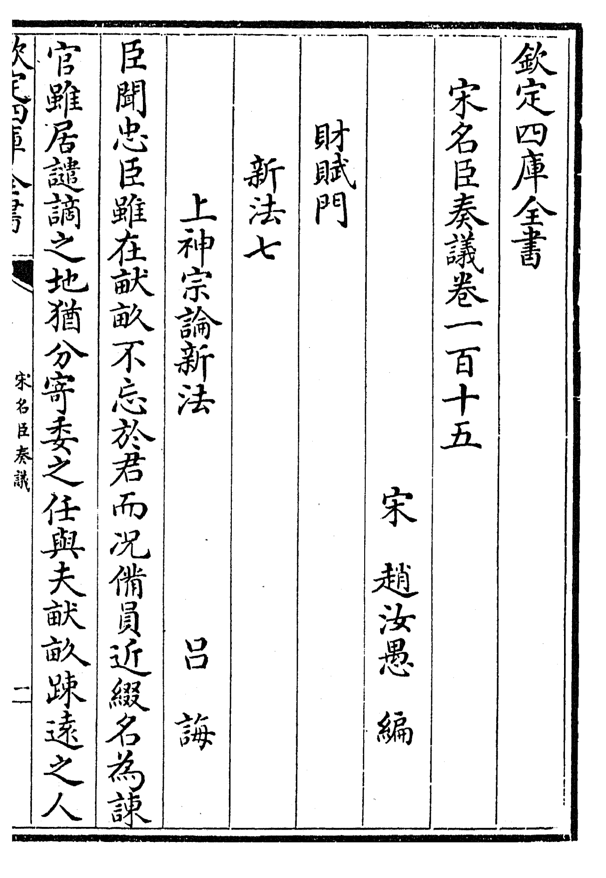
一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户為患所以朝廷屢降指揮丁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諸路各有提舉管幹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俵散而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抑配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却催促盡數散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為失職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為弛慢不才上下不得不遞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也由是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

乞先罷提舉管幹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情願專委州縣隨多少散之不必須要盡數亦不必須要州縣之民户户盡請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青苗之議久已諠然中外羣臣乞行寢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無遺失一日陛下赫然開悟悉採羣議追還新制一切罷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

若中外所言雖多猶未能感動天聽則見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係目下利害如臣晝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熙寧三年五月上時為觀文殿學士知青州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十四





#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十五

宋 趙汝愚 編

## 財賦門

### 新法七

#### 上神宗論新法　　呂誨

臣聞忠臣雖在畎畝不忘於君而况備員近綴名為諫官雖居譴謫之地猶分寄委之任與夫畎畝踈遠之人

豈不異哉蕭望之身雖補外心在王室亦微臣區區之志也臣自夏得疾久而未愈因有陳奏請就閒官不俟引年亦願還政蓋不量力而憂國徒一心而愛君進不得用其言退不得辭其禄憤懣憂積誠有所發願因郵入奏少紓愚忠之萬一上動宸聽死生惟命臣每聞中外論議道路流傳朝政日務更張聖躬鮮聞安静人情不悦致此者其必有以臣聞政者君之所以藏身本於天也天有常道殺以降命日月星辰輝光於外陰陽寒

著生殺以時不見天之運動聲氣而歲功自成聖人所
以藏於形迹法天之常也虞舜高拱巖廊無為而民自
化得此之道也周文翼翼小心日中不食隆殺之異者
勞佚之殊也至於衡石量書勞心或過豈帝王之事哉
恭惟陛下性禀生知才高天縱識足以造幾微明足以
洞幽隱帝王之事業古今之成敗宜得其要而勞心焦
思常恐不及似未臻於要道豈聖功獨運而賛襄之力
有所未至耶臣聞開基之主踐履艱危下順人心上當

天意建一事立一法傳之子孫期於無窮思慮之宜必得其詳守文之君享其安佚繼志紹述之事光昭丕承之業日謹一日此其務也所以成王嗣位述文武之道休功盛烈不敢專有其名故周頌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思念先王之德奉而行之上天歆享鬼神祐之陛下求治誠切運心太過論議者不聞顯揚先帝之盛事爭言制度不可用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則士民無所信相與是非羣情擾擾莫之安也陛下釋樂成之業而

虛為此紛紛誠可惜也臣聞治天下者審所尚而已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令大臣不能遵守法度以尊崇王室小臣得以智計謀身迎合時務比來新進之人朝奏暮召小言一發遂要大利歙歙奔競唯恐其後皆自謂不同世俗乃曰賢人舉事必立異是非相反談兵者以起事攘奪為禦戎之策言利者以年斂朘削為惠民之術罔上之論率皆此類一有攻其利害隨即黜逐是特峻法以固新令將使士人不敢公議虧損盛德莫大於此

甚者東南均輸昔張林嘗獻此術於漢朝亡下尚書通議皆云非便武帝不聽窮兵黷武算及舟車筦榷之禁從而生焉時值亢旱下民皆曰烹桑弘羊天必雨其怨可知爾孝昭即位霍光秉政一切寛弛羣心翕然史策書之千古為是自青苗息錢散行諸路貸之甚重取之甚薄但施與未當公私兩損徒起怨咨萬口一同今又以五等民籍與坊郭户等第僧道官户例均役錢廢衙前奪酒坊以雇庸錢為名其實籠利以入公府詔令既

下人心震揺以其會歛殆無生意諸路監司與提舉官分行州郡雖曰商量蓋示必行官吏畏威惕息而不暇誰復公言以究其利害交相疑議遁成紛擾平時十戸之内一二應役則七八遂其休息今徭役不得減省闕空者助其資費勞則均而未見其逸也我朝著令一百餘年富疆者供其力役則貧寠者遂其安息損有餘補不足者正得術矣生民悅戴仁恵淪於骨髓一旦更變莫知所措繇是言之舊法無弊新法未安主議者不究

利害自未知信欲下民悅從不亦難乎豈特妄作以生事其實買怨於天下也孟子所謂國君欲利吾國大夫欲利吾家士庶人欲利吾身是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必圖治在仁義而已董仲舒曰皇皇求仁義而惟恐不足者君子也皇皇求財利而惟恐不足者小人也未有仁而忘其親者未有義而不愛其君者小人見利忘義焉有愛君之心哉淺識者慮非及遠銳於改作以要已利古語曰利不十不變常利不百不易業庶人猶戒其

輕舉況天下之重乎在易之革卦曰已日乃孚利貞悔亡言已日不孚革不當也悔吝生乎動革而當則其悔乃亡又恒卦曰浚恒凶言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慮其初而浚恒求深物無餘藴害正而無攸利也且如總人穀者莫重於三司制國用者必仰於冢宰令一二大臣制置三司條例小官十數員參議立法三司主判唯知奉行宰相不言得失脂韋於其間書黄札而恬不為意制令每下人必驚駭士議於朝民怨於市商賈謗

於路流於四夷得無輕漢之意焉比聞除司馬光樞密副使鄒何御史裏行皆言條例害公之事固辭乃罷成命言職相繼亦左遷或居家去職闔門待罪臣寮言之甚衆陛下持之益堅古人有云臣專於君謂之不忠子專於父謂之不孝又如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人之主不阿一人今有專君之臣如是中外憂愁望陛下開悟與正人講圖康濟之術不害飢啼而待哺執熱而俟濯也臣切思之專君必有制君之謀

用已必有利己之術前世何嘗無之安危在所用爾臣請以戰國時前人事迹明之以為禍亂之監申不害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以天下為桎梏者無它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勤儉桎梏其身可謂大繆韓非曰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陳説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王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明其法故身尊而

勢重也商鞅說秦變法孝公恐天下議己鞅曰民不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感之遂變秦法李斯曰明申韓之術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此謂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也四人者尚權詐薄仁義峻刑罰重督責厚斂以毒民肆威

以彊國逢君之惡唯利是視當時亦自謂有功於國家
愛君納忠隨而是者非諂諛則畏懼使庸主信惑甘心
所制卒至於喪邦姦謀若是謂之無才可乎然本以周
孔之道立身攘取卿輔及其得君反用嚴酷申韓之法
馭世生靈怨怨不免夷戮家國並滅其愚可知矣且如
漢平之世王莽專事外示謙恭招延賢士中藏深險窺
玩神器以王尋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典
樞機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並以才能置在顯要莽

色厲而言方每欲有為諷其黨而言之終至傾覆繇惑於偏聽不寤機詐事權之重朋黨分挐尾大不掉勢不得不然也有以知大姦乘時盜名器而至於竊國者可勝數哉履霜之堅誠有漸也且天下大器也置之安處即安置諸危處即危陛下今當審措置之得失姦邪盜弄威福不可不察如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陰陽内正百執外威四夷豈一日可虚其位哉一陳升之去元台遂亦不補是姦人有所覬覦自青苗錢規利以來言者

相繼得罪主議者豈不知罪輕而謫重乃固其法爾棄灰於道繩以深文乃商君立法之意今復見矣向者御史一出淮浙路二獄追擾延累者不啻千人又提舉小使數十人分布於外名曰提舉常平倉廪其實廉察之職也將恐獄訟由此而長必使羣臣百姓救過不給則善人解體忠臣結舌人主孤立於上而天下危矣借若山澤之利錐刀之末籠之得術取之無遺寶貨委積府庫充實陛下不過營宫室廣嬪御事燕游豐賜予銳甲

兵輕戎虜適心快志而已誠為樂也顧堯禹勤儉桎梏其身宜矣與其藏於天下孰為廣乎然天下之民盡利以遺之未必束手而赴溝壑一有怨起嘯聚山谷悔將安及且民猶水也能載舟亦能覆舟寧可忽耶臣不識陛下信用險詐之言力沮忠讜之議雖小過而憚改將遂非而不復必以為帝王之舉無過於此而不當悛易則仲虺戒成湯不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悔過自誓孔子亦為稱美易曰乾德不可為首蓋不可更有尊

剛故也臣向忝風憲嘗奉顧問謂之才者將欲大用臣
但舉其藝能之優未見其經濟之畧也及朋黨之勢太
盛條例之權太重以至得罪補外經年以來但聞朝廷
議論紛紛頗合前奏陛下應亦記之書云知人之難堯
舜其猶病諸翼奉曰治道之要在知人之邪正人誠向
正雖愚為用若乃懷邪智益為害夫人情莫不愛巳莫
知愛巳者不知自愛也今與之圖治者皆未試之人為
謀身希旨者過半貫天下之怨盡歸聖躬豈愛巳之謂

歟臣竊以忠臣不避誅戮故敢直諫豈獨惡生而欲死
異於人哉蓋遂其死則足以成已之名得其生則成君
納善之美是生死兩得斷於前矣所以區區敢言不忘
於君者誠也尚兾千慮之得或有迴天之幸臣伏望陛
下詳覽統業之事洞究幾深之理法天所以成歲之功
為政所以藏身之固高拱巖廊廣虞舜無為之化念我
皇祖推周成在疚之心號令戒於未孚言動謹乎過舉
賞不及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圖任老成之人擯斥浮

詭之論罷制置條例之司廢諸路提舉之職明詔天下
厭慰羣情置器審安危之處結民以忠信之實薰陶庶
彙自然洽和凝神清淨豈不休哉經云富貴不利其身
所以能保其社稷盖守謹之至也惟聰明察焉臣迂闊
之言固不足取敢冀周爰諮諏識其當否身膏斧鉞乃
其分矣冒犯宸扆臣無任隕越熙寧三年上時知鄧州

上神宗乞免永興軍路青苗免役錢

司馬光

臣奉敕差充永興軍一路安撫使臣竊見陜西百姓自
城綏州以來供應諸般科配及支移税賦往近邊州軍
日近復有環慶事宜加之今年亢旱五稼不熟人戸流
移者已聞不少國家所宜汲汲存恤使人戸安集臣伏
見先所散青苗錢貧破百姓為患不細臣已曽累次上
言不敢重煩聖聽令又聞議者欲令州縣將諸色役人
一時放罷官為雇人祗應却令人戸均定免役錢隨二
税送納乃至單丁女戸客戸寺觀等並令均出若果行

此法其為害必又甚於青苗錢何則上等人戶自來更
不充役有時休息今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也下等
人戶及單丁女戶等從来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孤貧
鰥寡之人俱不免役也若錢少則不足以雇人公家闕
事若錢多則須重斂於民衆心愁怨自古以来徭役皆
出於民今一旦變之未見其利也且受雇者皆浮浪之
人使之主守官物則必侵盜使之幹集公事則必為姦
事發則挺身逃亡無有田宅宗族之累建議者亦自知

其不可乃云若雇召人不足即依例輪差又與逐處所定雇錢足了役事則自當有人應募今既無人應募必是錢少不足充役是徒有免役之名而役猶不免但無故普增數倍之税也彼青苗錢以債與民而取其息已是困民之法今又使横出數倍之税民安有不困弊者哉以富庶之域猶不能堪况陜西累歲奉邊民力凋弊豈可復為無益之事以擾之乎伏望聖慈特免永興軍一路青苗免役錢以愛惜民力專奉邊費其餘路分則

繫自朝廷裁酌 熙寧三年十月上先是熙寧二年三月上閲內藏庫奏有遣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艱阻不受踰年不得還上重傷之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畫十一日條例上言考衆所論獨其言使民出泉僱役者人以為便合於先王使民出財以祿在官庶人之意應當於鄉戶差役者悉計省賦錢募民代役以所賦錢祿之願選官分行付以條目博盡衆議奏可於是條諭諸路曰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凡買撲酒稅場等舊以酬衙前者並官自賣之以其錢給散其廂鎮場務之類酬獎衙前不可令民買占者即用舊定分數為投名衙前酬獎凡衙前部水陸運舊或官以微物占數及領倉驛場務公使庫并及治他事尚多勞擾者今當省使毋費及承符散從官等諸重役遠接送之類舊苦煩費償欠今當改法除弊使無困既減衙前安使役即重難益少役名人可省承符散從官之類舊占數多而不盡實役者今當省其額凡坊郭戶及未成丁單丁女

戸寺觀品官之家有產業物力者舊無役今當使出錢以助募人應役凡此所謂條目也皆委管當官分監司州縣論定久之司農寺言已降朝旨只是泛下州縣令人具所見官吏既不能盡知法意抑又惑於言者之多築室道謀難以成就欲自司農寺申明所降條約牒諸司相度先自一兩州為始候其成就即令諸州軍倣視施行於是提點府界公事趙子幾以其法奏上下其法司農寺鄧綰曾布更議之始行之府界遂頒其法於天下免役法行蓋於此時除知永興軍

上神宗論王安石　司馬光

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誨於

安石始知政事之時已言安石為姦邪謂其必敗亂天下臣以謂安石止於不曉事與很愎爾不至如誨所言今觀安石引援親黨盤據津要擯排異已占固權寵常自以已意陰贊陛下内出手詔以決外廷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已而謗議悉歸於陛下臣乃自知先見不如誨遠矣純仁與顥皆與安石素厚安石拔於庶寮之中超處清要純仁與顥覩安石所為不敢顧私恩廢公議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北異鄉取舍異道臣接安石素

疎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屢嘗同寮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絶而預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負安石而負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純仁與顥遠矣臣承乏兩制逮事三朝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骨肉覩安石專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害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早為陛下别白言之軾與文仲皆疎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人

情誰不貪富貴戀俸禄鎮覩安石熒惑陛下以佞為忠以忠為佞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不勝憤懣抗章極言自乞致仕甘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顧惜禄位為妻子計包羞忍恥尚居方鎮此臣不如鎮遠矣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茍或不然是為盜竊臣雖無似嘗受教於君子不忍以身為盜竊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

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伏望陛下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范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熙寧四年二月上時光自永興軍移知許州固

請留臺未報先是三年舉制科者五人孔文仲對策指陳時病語最切直考中第三等上王安石見而惡之密啓於上令流内銓告示發赴軍州團練推官本任其策畧曰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彊國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彊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效也王道行於數千載之外詠歌畏愛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僅能及其身至子孫之世則廢弃不講彊國

之術民之視上相疾如仇讎何其有間則相與蹈藉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黑然而世主行王道者少適霸與彊國者多何也蓋王道所為甚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彊國為㪍雖深而能見效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效而貴速成是所以失趨適之正也臣切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適求之於古不能无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柰何先之以興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柰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也柰何期之以迫急四方之所以畏愛者愷悌也柰何驅之以威刑臣願陛下曠然大變而行眾人之所不能為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賤畧彊霸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用其粹而遺其駁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者王道之術也又曰臣聞適於耳目之娛而為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也雖艾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為百世之利者剛方讜直也

雖長養之常患其不足古之聖人屈己執謙和顏遜志加之以勞來之厚助之以勸賞之至凡以養天下剛方讜直之節使森然立於吾庭為國家廟社之福故夫伏閤趍鼎引衣斷檻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之類日常有之而不為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貴諫諍之任以助聞見補憲法之官以振紀綱而又加以謙沖假借深養剛方讜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昌晉武帝之於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讜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却行求前徒舉以訪臣又安補於萬一故臣聞日食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食者歷之常志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為一交交然後食此歷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食此歷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為盛東京為衰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而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四食食之疏密應政之盛衰而无定數此歷

之不合二也是日食者非可託於歷其要為陰盛之應也陽浮為天而主於動陰著為地而本於靜而動者陰越其分而擬諸陽也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於祥瑞小人道長則陰陽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辯有躁有靜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弊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舊勞必遷而新來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老成淪伏而弱少簡拔方直疎遠而柔諛親附辯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銳進者褒陞而默守者遺落陰盛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為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應之又曰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各治其事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財計之任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

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戢愆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却敵職司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其職而庶績弗凝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下無財計之柄小臣或侵將帥之權侍從言責不得盡其詞職司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内外皆所以治天下萬事非徒為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也又曰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惠教而適足以為弊盖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有肇禍而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則弊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甞覩富國之論不起於豐盈之世而多出於戰爭之際王者抱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在財貨之豐盈是以鉅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敖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陛下之

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藝極之賦大之山海小之草木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矣陛下徐思弛費息用以寛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宫惡服漢文弋綈革舄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取其息遣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可得矣乎

上神宗論亳州青苗獄乞獨降責

富弼

臣伏為本州散青苗錢斛事朝廷置獄推勘州縣官吏不敢惜罪臣已三上章乞獨坐臣重責特賜矜貸其餘官吏兼第三奏乞於青苗事上但有諸般違犯不以輕

重臣亦合一回招認近日又聞勘院推究職官中有人將簡帖與外縣官員令不散青苗錢斛見行移文牒往來次臣竊觀朝廷力行支散青苗錢斛必謂有利於天下然以臣所聞四方羣議此事害多利少故臣愚意不願支散又縁忝為長吏不欲明行廢格新法將来合散夏料之時即指揮州司依例舉行竊恐諸縣便行支散遂勘會得管幹錢斛官徐公衮權觀察支使石夷庚各曽往諸縣提點徧識知縣縣令臣因令密與書題不得

支散兼令丁寧説向若亂有廣行支俵將來人户逃移帯却官本錢斛縣司上下公人必著攤陪兼孫公衮石夷庚並曾執覆若如此恐致不便臣即時叱去二人既不敢違臣指揮亦曾因書傳臣之意諭與諸縣遂亦不敢俵散昨來不散青苗錢斛其罪決不在他人而臣專主其事情狀甚明所以臣前來已三上章奏乞獨坐重責正為此也以臣今來招伏罪犯并向之三奏中事理並乞降下推院令照會取勘切念臣之意却欲粗存事

體若明行指揮州縣不得支散即是顯格朝廷新法若便依法盡令支散即恐向去催督不前必致逃移却貧下人戶又使縣司上下公人枉遭陪填家業兩皆不便所以臣及期舉行條法者是免廢格之名復密諭縣官不令俵散者是不欲使貧民逃竄及不致縣司公人陪填家業似兩得其便也令朝廷既令盡理根究臣亦須至盡理申陳蓋事不獲已也臣令且說青苗一事天下之人不以賢不肖皆知為害愈久愈深只是朝廷不知

此亦無可柰何況自初行法内外大小臣寮及被逐者臺諫官論列不一曲盡弊病又聞後来弊生轉多臣以老病昏塞不能一一條上但乞聖慈檢聚前後臣寮理會青苗文字集百官議定便見利害臣如此畧且辨明者只為因朝廷根勘故難隱默即不是彊自文飾茍求免過所有今來本州不散青苗錢斛並是臣獨見情願當伏嚴譴雖死無悔其餘公衮以下州縣官吏只有不合隨順臣指揮愆過即望聖慈察其情理别無深切特

與矜恕熙寧四年二月上弼時判亳州先是幹當淮南路常平司趙濟言富弼以大臣廢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始若置不問無以令天下詔江淮發運司遣官劾亳州屬縣官吏阻遏願請青苗錢人戶事狀以聞侍御史知雜事鄧綰言知亳州富弼責蒙城官吏散常平錢穀妄追縣吏重笞之又遣人持小札令未得依提舉司牒施行本州簽判徐公衮以書諭諸縣使勿奉行詔令乞盡理根治詔送亳州推勘院其富弼止令案後收坐以聞弼遂上此奏

上神宗論王安石　　楊繪

臣切以知人之難雖聖人不免有失如堯之為君可謂聖人矣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言堯亦難乎知人也如孔子之為師可謂聖人矣曰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則孔子亦難乎知人也夫知人之道古聖人以為難而不免有失則今之人不逮於古聖人者其得自謂無難無失乎然在參於衆人不以一已之愛憎而定人之賢否則知人庶乎其無失者矣恭惟陛下聖德天縱負知人之哲苟知之則用之無不當然天下百官之衆豈能盡出於聖知乎則

必責在宰相也今居宰相之任者獨王安石臣謂其人之文章之德行之政事信為宰相唯於知人之道或恐不能無失焉以臣之愚而觀之其失在於以一己之愛憎而定人之賢否而已臣請以既往之事明之只如呂公著者王安石始而愛之遂力薦之以為天下之賢也一旦言青苗不便終而憎之遂力排之以為天下之不賢也陳升之者王安石始而愛之遂力薦之以為天下之賢也一旦言乞罷條例司遂力排之以為天下之不

賢也韓絳者王安石始而愛之遂力薦之以為天下之賢也一旦於陜西捲助役錢牓終而憎之遂力排之以為天下之不賢也薛向者王安石始而愛之遂力薦之以為天下之賢也一旦言助役錢不便終而憎之已沮之劾之矣非遠必將力排以為天下之不賢也至於李常之類不可勝紀其始徇我則愛之薦之以為賢其終違我則憎之排之以為不賢知人之道豈若爾哉然既往之事不足復議臣之所憂者在於將來也安石之位

今已爲宰相則尊於往時矣其勢也漸執而專矣人知徇之者得路則刻薄者望風而進矣人知違之者得怒則阿諛者登門而附矣以阿諛而被用者唯富貴是圖必無正人之理以刻薄而受知者唯沽激是務必無愛人之道戾之者日去順之者日衆戾之者日去則其間或有守之君子也順之者日衆則其間或詭隨之小人也陛下之任安石也如此而安石不能知人愛人之徇已也而憎人之違已也如此雖陛下保安石必不作過若萬

一有擅權專恣之事既附之者衆而無敢違之者則陛
下何由而知乎縱安石實不作過若萬一有思慮不及
之政事而行之有害於時者何人敢與安石言之乎觀
其愛人之徇已而力薦之憎人之違已而不肯用雖有
敢言之者安石其肯舍已而迴乎上孫而下執臣之所
憂在於將來者此也臣願陛下體察安石於知人之道
未盡凡百除注無只信其愛憎而更參之於衆人則天
下幸甚臣未受命為御史中丞以前未嘗敢以一言上

聞誠知陛下信之之篤徒以取憎於執政也今既受命為御史中丞矣則不憚誅謫而言之乃其職爾臣每聞其門下人議論但稍有違安石意者遂相與呼為流俗之議也以令觀之流俗之議安可忽諸無使將來之視今日或有如今日之視去年也邊事外也民政內也外憂如皮膚內患如心腹可得謂之必無哉臣謂今日之後只有順之者而無復有忤之者不同於既往也乞陛下以宗廟社稷為念以天下生靈為念而無重違安石

一人之意凡百除注或有未得知人之美者乞參之於衆人或出於聖斷裁正之熙寧四年四月上時權御史中丞

上神宗論新法　　張方平

臣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奉德音以為大臣之議皆當為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爾身在

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
到任以來於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句餘
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益衰
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
失之間久無所與今日竊有所懐上為陛下參之官吏
下為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
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
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

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卹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宗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紀是時天下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懽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

怨之聲不聞於里閭陛下優游無為而天下已治矣為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觀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為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嚮使陛下推行此道始終不變則臣以為久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

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餽之以金帛
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
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
雍小者身死寇讎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
而陛下天資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
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
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
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己酉之秋新政始出

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為常平青苗再出而為揀兵併營三出而為出錢雇役四出而為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諍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為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為怨最深為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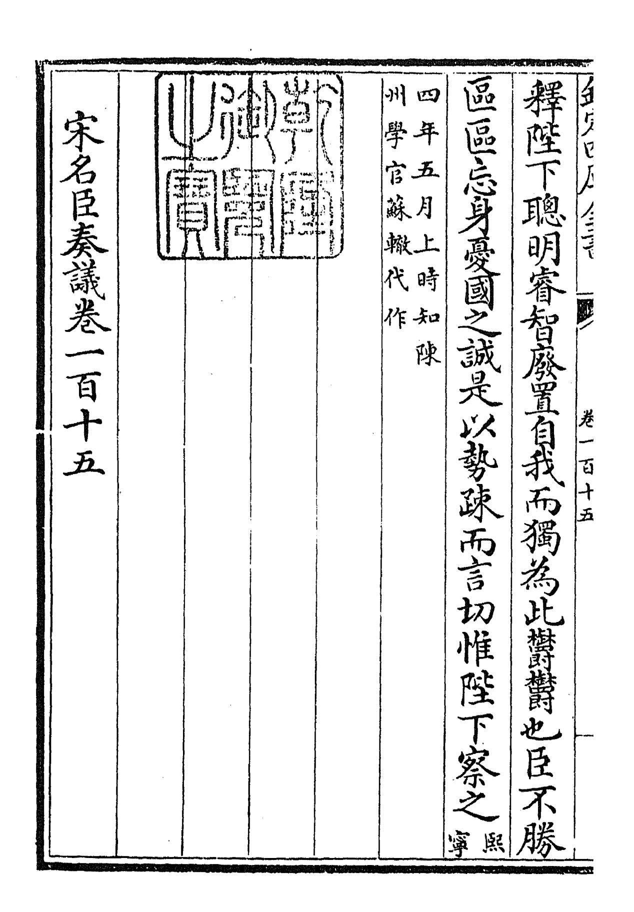
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為恵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邉臣失筭再生戎患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彊事多出金幣豫書誥敕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為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徼覬受詘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

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已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耶非耶陛下犯逆衆心行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令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

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而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為憂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也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毋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

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憾之民奮為羣盜浸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盛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勌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

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為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茍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切痛陛下為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



釋陛下聰明睿智廢置自我而獨為此鬱鬱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疎而言切惟陛下察之熈寧四年五月上時知陳州學官蘇轍代作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十五